

困學紀聞卷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云

程子曰素問必
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
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
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畱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

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若璩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爲忤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忤可乎周陽由蝮鷺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鷺梟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跼蹐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

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躋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躋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躋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躋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
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
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

淮南王諫
伐閩越其

言畧

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
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
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爲五言矣
五言始於五子之亂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下二句
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
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
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
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
何也

謂英布史
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
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
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
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
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
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
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
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
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
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
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
生漢書以爲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
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歿以下言甚
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
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
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
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

王霸之無辨漢世爲尤甚疑人之非倫漢儒爲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王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殽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

從違也

若璜按盧六以曰國策種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袒左爲刑

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以觀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爲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

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

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若據按何肥

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爲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畱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爲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

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
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
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之

文公語錄以
此事爲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若璩按金石錄有四皓神位神
非凡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

字畫蓋東

漢時書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

辨陳畱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畧同而武帝之事史

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註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

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

相魏文侯富國強丘

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

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微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予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
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
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

成句標爲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
有遺失如燕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

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

若瓌按高祖本

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二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若據按罔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

也七畧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旣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壽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爲三公而敎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

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爲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

表云二年

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

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

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若據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郡

之美稷乎注可見

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

等亦不暇細析似遜王

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

張氏譜云張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若據按

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

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然

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

數則其所

撰出者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但記自

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

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

爲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

書末篇故以爲自敘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

見龔鮑傳

卓茂與孔休蔡勲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

見卓茂傳

王皓王嘉並弃官

見李業傳

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爲清

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